



## 蕭邑朱氏宗譜像贊之導讀

張建富

中華收藏家協會理事長

### 壹、緒言

**蕭**邑，即今江蘇省蕭縣，春秋時代蕭邑是宋國的附庸國，被楚國所滅，通志氏族略：「蕭氏，古之蕭國也，其地即徐州蕭縣。」蕭邑是今日的蕭縣，不是蕭山縣，因為蕭山縣在今日的浙江省（不過依中共地圖杭州市附近有蕭山市、富陽市，與朱氏子孫散居地緣較近，而徐州蕭縣，遠靠山東省，又朱氏宗譜像贊折籤也有提蕭山朱世宗譜有二十四頁，故而蕭邑與蕭山可能在清代被混用。），但筆者所藏這本蕭邑朱氏宗譜像贊冊，據拿來賣的人說，是從杭州買的，可能是朱氏杭州子孫流出來的，也可能其他子孫在改革開放後，或者文化大革命被抄走後，清倉倒賣

的，各種途徑都有可能，但總之跟我有緣，暫時來我爆滿的書齋做客，一住也四、五年了，我收藏了四、五百幅官像畫，都覺得這些衣冠楚楚的「祖公仔」，一定大有來頭，而且裡邊文章不少，一開始並介紹好友買，後來因為好友找了一個德國佬說東說西，我也覺得這些祖公仔好像一些人對他們有些害怕，和不是很喜歡，我卻對他們蠻好奇喜愛投緣的（雖然有的官像歪嘴、麻臉、板著臉），於是乾脆我就統統自己買了，花了大概一棟房子的錢，又向張塗生老漢醫我老爸，要了一間屋子安置這些官爺太們，並給予重裱整理一百多幅，愈看愈喜歡，也常拿給親朋好友欣賞，藝術家雜誌社的老板很照顧，做了個專題彩頁介紹，我請大陸好友蘇州華人德、北京許福同寫

文章、找資料，華人德兄的文章用了很多臺灣資料，讓我吃驚，臺灣其實可能是中華文化的重鎮，因而我也多年來不斷收集撰寫，出了一本《明代官像畫》由教育廳出版，印給全省小學生老師看，反應還不錯，美國莎可樂美術館的官像畫研究策展人史美茵小姐，寄了她的論文來並向我索取資料，要請我去看他們的九十幅收藏，我看她洋學者那麼認真，於是便以蕭邑朱氏像贊冊，做為一個官像畫的另一種探討，和引導人們進入主軸漢文化的引子。

### 貳、蕭邑朱氏宗譜序文的人文意義解讀

一、天祐五年七月朔，集賢

院學士朱光庭序：

予朱氏之譜，世遠族衍，守宗聚族，尚疑疏而罔稽，沉流散天下乎，譜久而失續，弗達於宗委者鮮矣，今與宗人取本派子姓未及譜者，續而修之，探初生以稽祖，圖派別以正宗，總群系以合異，載文獻以證實，大要取其有據，而缺其無傳，詳其親近，而略其疏遠，繫不遺統，簡不遺始也，嗟乎！文不關乎教，行不振乎族，徒修也，君子恥之，譜牒明而族紀矣，族紀則昭穆序而宗派振矣，宗立則祠祀修而祖始尊矣，知尊祖者必恆其族而族仁，族仁則收貧賤，拯患難、助死喪、謹慶弔交際之儀，而族保矣，族保則教孚而黨化矣，故曰先王之教之行也，天下化爲一家，蓋一域不謬乎族，四國之人望風而動，秉道而趨矣，由是觀之，合族之善錫類，不足以爲遠而有以徵乎？國者存也，豈獨保吾朱氏之子孫也哉！時天祐五年七月朔，集賢院學士喬孫光庭拜序。

天祐是唐朝最後一個皇帝，昭宣帝李祚（又更名祝）的年號，但他只在位三年，於天祐四年，被梁王朱全忠廢掉了，因而這個天祐五年（西元九〇八）的年號，可能是朱全忠廢帝篡位，政權過度時期，猶沿用舊制的記法，或許唐朝遺老，不甘繼仕於朱全忠的後梁，而續用舊朝年號，近代滿清遜位，宣統三年後，清帝政權與日本軍閥皇室合作，於東北成立滿洲國，其帝王臣民也沿用宣統年號十幾載，因此天祐五年的年紀，應有其合理實際性，修宗譜是很嚴肅而富族群參與

性的，不太可能連年號也寫錯。而這篇譜序，除了探初生以稽祖，圖派別以正宗，總群系以合異，保族孚教、黨化以增進宗族力量外，並揭示，宗族的存在與壯大，就是國家的存在與富強，而宗譜的傳記畫贊，就是很好的榜樣與基礎，亡國必先亡種，因此保族強種，也是跟國家續絕大事，息息相關。

二、乾隆三年，春江凌雲齋章雙續修朱氏宗譜序：

余伏讀朱氏宗譜，閱覽再四，知夫源流之遠，家政之肅，以至傳記詩文，忠良貞烈節孝之繁，不覺喟然三嘆，曰：「譜之爲義大矣哉！自歐陽、蘇程諸公，做編年紀月之例，創制譜牒，使祖之垂孫，孫之紹祖，朗然在目，至長幼尊卑、昭穆行第，並忠良賢否之行，悉列於譜，使後嗣之賢者知所勸，而不肖者知所懲，豈特年月日時已乎！」然作譜之法，或遵歐式，或按蘇體，各遵一格，有行傳者無系圖，列系圖者乏行傳，皆不得爲全譜也，春江凌雲齋續修朱氏譜牒，則仿（仿）譜陽蘇程之格，以遵其二式，而兼列圖傳，昭穆行第作譜之法，殆無遺議，但譜弊有二，喜扳附者，忽遠祖而妄揣無稽，處奢靡者，恃已勢而虛耀誑談，傳圖雜亂，譜牒混淆，皆由此也，惟閱朱氏之譜，序其行第，載其賢否，皆以一一考實而不敢妄贅片言，庶幾源流別而氏族昭，即家政傳記之類，亦無不朗然於心目之間矣，又何至有扳附恃勢之弊耶？續修譜牒主家政者，囑序於余，余雖不敏

，敢爲草草以序謹撰。時乾隆三年戊午十二月吉旦，春江凌雲齋章夔頓首拜撰。

乾隆三年爲西元一七三八年，距天祐五年已過了八百三〇多年，這次蕭邑朱氏續修宗譜，由春江凌雲齋（可能是個修宗譜的專業店齋）承包，而朝向行傳系圖兼具的全譜規模來製作，並指出一般宗譜製作上易犯的弊病有「忽遠祖而妄揣無稽處」、「恃已勢而虛耀誑談」、「傳圖雜亂、譜牒混淆」，且稱讀朱氏宗譜皆一一考實，不敢妄贅片言，家政傳記之類亦無不源本秩序清楚井然。道出了續修宗譜者嚴謹而全面考察、關照的態度。

三、乾隆四十一年來起峻重修宗譜序：

或問曰：譜何爲作乎？余應之曰：譜以合族也。又問曰：何謂合族？余應之曰：族因乎親，親因乎服，服限以五總麻之外無服是也，親盡於五親，盡則禠是也，族窮於九，由己而上曰禰，由禰而祖、而曾、而高；由己而下曰子，由子而孫、而曾、而元，九也，敦睦九族是也，若合族則異是，由高祖而遞之以至始祖，一本也，由元孫而推之以至累千百世一本也，皆吾族也，有譜以聯之，則親者疏者近者遠者，辨尊卑、序長幼，皆於是乎！在此合族之端賴乎！譜而譜之不可不作也，河上鎮朱氏，其源出自祁侯，傳至萬七公，卜居茲土，迄今閱二十餘世，戶口之眾，簪纓之盛，甲於蕭南，誠巨族也，今秋其族房長，慮瓜瓞之綿長也，支派之繁多也，尊卑紊而長幼亂也，爰修譜牒，

以聯屬之，此合族意也，季冬譜告竣，有朱君青取，持伊弟景時文，囑余評閱，為道其事並乞敘余，因述向所答，或人作譜意，以著篇首，至其源流派系，碩彥名儒，以及祖功宗德，則自有前人之表辨在，毋多贅焉。時乾隆四十一年季臘月之望，賜進士出身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，江皋來起峻撰。

這篇重修宗譜序，把為什麼要作宗譜，五親服制，（從周朝三禮傳下的守孝禮節）九族關係，和朱氏源流，本黃帝子孫顓頊高陽氏之裔，周時封於邾，後為楚滅，子孫去邑為朱，以朱為姓氏的歷史略提出，且述及朱氏當世代之派別，及重修宗譜從秋天到季冬完工，而序文寫於十二月十五日，似乎經過了近半年的時間。

四、乾隆四十一年，金鯉朱氏重修宗譜序：

余嘗考華岱所從來，以得之元囿，而知出脈之長也，又嘗稽江海所自出，以溯之火敦，而知發源之遠也，則凡世家大族，子孫蕃衍，簪纓繼世不絕者，非祖宗積累之深、培植之厚，曷克致此哉！河上鎮朱氏其始自曹侯封邾，閱二十七世為楚所滅，子孫去邑為朱，居沛國相縣，西漢大司馬，翽公其系也，又閱十三世至卓公，避難丹陽，又閱三十世至師古公，徙歙篁墩，師古公生四子，長、瑛公，子孫星散。次、玉公即光庭公祖。三、環公居婺源，為茶院府君即文公祖。幼、翰林承旨，瑋公，居香田。又閱八世至荊州助教，萃公，從兄南渡，又閱

六世，至承事郎萬七公，卜居於河上鎮，迄今相延又二十餘世，子孫有遷富春劉侯嶺者，有遷居長山陽者，有遷居杭城者，有遷居越城者，散處雖不一，而實出自一脈，本於一源非殊派也，歲在丙申，族房因舊譜不無殘缺失次，重釐訂之，自侯公至萬七公為前編，自萬七公為一世祖，以至第仍雲耳，瓜瓞綿延，大宗小宗，秩然不紊，令後之觀者，知支分派別之中，溯厥淵源，靡不繩聯脈貫，而有以興起其親親之心，誠巨舉也，季冬譜告竣，乞余數言以弁首，余思朱氏自周以來，幾三千載矣，其脈之長，源之遠，祖功宗德之深且厚者，不可勝紀，則今之名門閥閱，甲子蕭南，特始基之耳，而其後又胡可量哉；是為敘，時乾隆四十一年臘月之吉，邑庠生金鯉翼亭氏撰。

金鯉這篇序文，不但將蕭邑朱氏的古今源流支派遷徙，娓娓述陳，而開頭的「考華岱所從來」、「稽江海所自出」、「得之元囿而知出脈之長」、「溯之火敦而知發源之遠」將山川江海天文地理的萬有生象追溯，和人文的關連附帶抒發，表達了中國天地人一體的生命文化思考。

五、蕭邑朱氏這次修宗譜又請浣水同山的王明遠寫了篇序：

嘗思物本乎天，人原於祖，譜者序源流別支派，立系圖而瓜瓞不淆，分行傳而昭穆不紊，親疏備載，貧富同遺，其所以垂裕後昆，而世守勿替者，皆尊崇其祖於罔極也，譜之所係重矣，為人後者，願可味所從來任其散佚

哉，朱氏系出邾侯公，其子孫或榮列巖廊，或潛心耕讀，歷唐宋元明，代有偉人，咸列舊譜，經濟文學，班班可考，乃若致仕卜鄰，植基於河上鎮者，則自萬七公始，迄今數百餘年，蠡斯螿螿譜牒紛紛，世易時移，不無失次，後裔青取、汝亨，會同族房紫旺、德乾、國先等重加纂輯，自萬七公以上，凡通顯記載，悉仍其舊，示不敢背也，嗣後凡生卒婚嫁，獨詳一派，示不敢贅也，特是敦饋宗譜者多矣，倘不清源委，或類子虛，以至元都操辨，子墨致辭，基業畦園，屢蹟縉紳不已誇乎！甚有盤宗李耳，結派王喬，托根子騫，拜掃汾陽，不又誣乎，余觀朱氏之譜，皆無出於是者，詳其生卒，使祭享之勿忘，別其婚嫁，防配合之非耦，行傳列而昭穆攸，分墓道載而封植有識，布葉垂條，幹枝森列，派別支分，彝倫永秩，則是譜也，一本於敬祖之心，以為睦族之計，非若世家巨族逞詞章之富麗，侈門第之豪華已也，是為序，時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臘月之望，浣水同山後學春晚生王明遠謹撰。

這篇序的「立系圖而瓜瓞不淆」，在世代的畫像中，可以看出父子、兄弟、家族遺傳的一些明顯特質，故而說立系圖，而瓜瓞不淆，「親疏備載，貧富同遺」、「生卒祭享之勿忘」、「別其婚嫁防配合之非耦」，有族群的全面觀照，慎終追遠，報本思源，倫理禮俗秩序，及避免同姓、近親結婚的不適當。

六、嘉慶二年的修祠修譜序

天地為萬物之逆旅，祠廟即祖宗之舍館，家之譜猶國之版也，審是而幽明一脈，莫有先於斯二者，是故無則舉之，有則修之，其大較也，吾族宗祠創立已久，漸即傾圮，二十世孫，汝聖、應麒，為人誠孝敦本源，每一念及輒奮袖而起，聚族之長而賢者，議曰：吾始祖萬七公，自香田遷居是地，凡二十世，祠已將傾，而不克丕承厥志，聿新堂構，其將何以慰我先人。族眾聞而是之，爰即合伊董率其事，愉快身任，富若貧亦皆欣欣然，隨力爭輸，而毫無吝色，經始於乾隆乙巳歲，越至嘉慶丁巳而始克底於成，夫而後先人慰矣，然若置譜於不論，慰猶未盡也，蓋祠以聚先靈，譜以萃後裔，不修則或適東、或適西，經年之久，歷世之遠，勢必無由稽考，欲共祭而不得，可乎哉？吾族宗譜，創自明季，乾隆年間兩次重修，屆今二十餘載，族房因祠及譜，篤志纂輯，於是訛者正之，缺者補之，尊卑秩如，長幼井然，時乎春而悽愴，時乎秋而悵惕，子子孫孫，踴躍濟濟，均得奉俎立於廟拓，重光之後，皆修之力也，一慰再慰乞人之心，亦請或不然則甚矣，幽明一脈，誠莫有先於斯二者，祠與譜本兩事，第既相繼而成，則先祖後孫，並序之以垂奕葉，亦猶然兩美之必合也，後之有志者，尚其於此三致意焉。時嘉慶二年，歲次丁巳七月上浣之吉，族房公誌。

這篇修祠修譜由族房公誌的序，雖然沒署名出自何人手筆，但也指出家之有宗譜，猶國之有版圖，宗祠是祖先的館舍，就像天地是萬物生息的處所一樣，把天地國家宗親的相關意義性，開宗明義的昭告族人，展露了中華民族的天理人倫國家文化精神，這次並把修祠修譜的宗親代表都列了名，總理、監修、協修，校正的職責人，也具名以示負責，而一些有功名成就的人也畫入了像贊中，由此可知像贊是供後人做榜樣的，因此不是每個人都能畫入宗譜的像贊上。

七、嘉慶二十一年，葉士夏又作了朱氏續修宗譜序云：

嘗思家之有乘，猶國之有史也，國史可閱數百年一修，而家乘非近或十年，遠或十數年，以筆之書之，則有斷斷不可者，吾鎮朱氏，自有明之季，創立宗譜，迄我朝嘉慶三年，疊修至四，余嘗考其譜牒，覽其圖記，竊見上自春秋，中逮唐宋，下迄昭代，承承繼繼，秩然燦然，則自今以往，使更閱十數傳而僅成一修，疑亦無礙，而勢頗有所不可者，抑自有說，蓋朱氏之來居是土也，自宋之萬七公始，閱今溯所創垂，雖祇百有餘年，然間叩其生長于斯，聚族于斯，始末為里之人者，則惟忠二忠四二公之苗裔，為克常厥居，而此外如忠三公之子若孫，有遷居里之西土名長山陽者，忠一公之子若孫有遷居黑樓，數傳洋十八公，轉卜富之東土名劉侯嶺與環山者，一歲之中，惟是春若秋間來數人，以遠奔宗祀，舍此即終歲之久，有不獲一見

者，設令葺之稍懈，在比處于是者即曰無虞，而如此兩土得毋有問其存歿，眾莫聞知，詢其行第，茫然不識者乎？爰是族之少長咸悚然懼，適于是秋仲月，集其宗人，釀其財賄，謀其司事，敬卜吉日以修之，百費具備，族之長曰國奇公者，乃命德珮為鑒定，際昇為總理，曰自萬七公迄復源公，若生卒、若婚嫁，若兆域，悉登悉書，汝數人謹職之母或遺，又命成山與西有、應麟為校正，曰若亥豕、若帝虎，若舛若訛，汝數人竭心力以刊正之，閱四月譜成，少長咸喜，司事者迺敬持一冊，問序於余，余更讀之，見自周以來，凡列代之名公鉅卿，純儒淑媛，皆班班可考，故置勿贅述，第述其修葺之詳，經始之略如右，以明家乘之作，雖與國史等，而如朱氏者，支既遞衍，居多迥隔，誠不可不或閱十年，或閱十數年，以筆之書之云。時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冬一陽月穀旦，邑庠生詢齋葉士夏拜撰。

此序作於嘉慶二十一年，西元一八一六年，距今一百八十二年，是這本蕭邑朱氏宗譜畫贊的製作年代，此畫贊為宗譜首卷，從朱氏周代始祖曹俠而下，畫到清朝嘉慶二十一年共一〇一幅，而就天祐五年，朱氏唐代祖先朱光庭的朱氏世譜序來看，其宗譜在唐代應已有畫像的製作，葉士夏序說朱氏宗譜創於明季，大概指宋代萬七公卜居河上鎮這支宗派所作，可惜並無明代的序文，依畫出的明代蕭山朱氏祖先像，多著處士服，及鄉大賓的官服帽

像 公 俠 子 邾



▲圖一 邾子俠公像

若周代官服像，梁冠、鸞鎖、腰帶、手執奏板威儀中有慈祥智慧的氣質。

像 公 則 敬 國 相



▲圖二 相國敬則公像

唐書有朱敬則列傳，此種官帽是宋制，鶴補是明代才有，官制服式很專業，不深入研究，容易混淆。

像 公 七 萬 郎 事 承



▲圖三 承事郎萬七公像

蕭色朱氏宗譜是萬七公後世子孫所製。

像 公 源 復



▲圖四 復源公像

明代處士像溫文可親，巾帽也有許多形式，此為其一。

，都是當時的寫照，或許明末清初政權交替，有些文詞字句忌諱也不一定，因此明代宗譜事只一句話略過，但是畫像一定有不少是參考明代祖本的，尤其朱氏宋唐漢的祖先官服都畫上官補，官補文禽武獸式樣的形成是明代才正式成形的，明末自思宗崇禎皇帝於一六四四年自縊煤山，到一六八三年施琅攻克台灣，南明流亡政權完全瓦解，也拖了四十年左右，因為不是正式的統一大帝朝廷，加上清代服制不一樣，所以明季官制、官服都有些鬆弛異樣，對前代不瞭解，有所誤用也是必然的，年代太久遠，有時連族親也亂了宗秩輩分，何況是遙遠與威嚴神秘的天朝規範服式了。

總括蕭邑朱氏宗譜像贊卷前的七篇序文，（天祐五年，乾隆三年，嘉慶二年，嘉慶二十一年各一篇，乾隆四十一年三篇），大底主述了宗譜的要旨，和蕭邑

朱氏的源流宗派，此為畫像贊的重要基本人文內涵，中國人講究藝以人傳，文以載道的天地人道合一的生態人文藝術觀，使純粹的肖像畫技藝，能與生活禮俗、人文倫理合一，成爲一種獨特而豐富有情有義的鮮活藝文，藝術和歷史人文共傳於百代而不朽。（依朱氏宗譜像贊自邾子曹俠到嘉慶廿一年修譜的汝豐、汝增、茂瑞諸公，至少傳了一〇七世——曹俠第一世，傳二十七世爲楚所滅，去邑爲朱居沛國郡，有西漢大司馬朱詡（至少是第二十八世），又傳十三世到朱卓（至少是第四十一世），避難丹陽，又閱三十世，到朱師古（至少是第七十二世），朱師古子朱光庭（七十三世）又傳八世，到萃公（八十一世）隨兄南渡，又過六世到萬七公（八十七世），在河上鎮傳了二十餘世，到嘉慶二十一年，至少一〇七世以上）。

## 參、朱氏宗譜像贊的人文藝術探討

蕭邑朱氏宗譜像贊，依其衣冠風格約可分爲：

1. 邾子俠公（圖一）、卿士儀父公、列侯瑣公：此大致爲周代官像，分左八分、右八分、正



▲圖五 鄉大實珙一公像  
鄉大實是鄉大夫鄉先生中，跪語禮制是禮儀中的見證人。



▲圖六 登仕郎德珙公像  
德珙公著黃袍可能是朝廷欽賜，一般人不可穿。



▲圖七 迎功郎紹模公像  
朱氏家族中有幾代有麻擔的畫像，不知是遺傳或患病。



▲圖八 太學生青馭公像  
古代的太學生不同於現代的大學生，太學生是有薪水可任八、九品以下官職的。

面官像，前兩幅戴梁冠，面貌較高古，威儀中帶慈祥感，朱珙公則較圓潤可親。

2. 司馬長史詡公（左八分）、吏部尚書尙公（正面）、參軍詢公（正面）、相國敬則公（正面）（圖二）、誥贈翰林承旨師古公（正面）、翰林承旨璋公（右八分）、徽國文公（右八分）、承事郎萬七公（正面）（圖三），這些官像，都戴幘頭、有官補，歷漢、唐、宋，大抵是明到宋的官服官帽形制，隋唐五代的幘頭大抵兩片帽腳葉片較軟，呈下垂或上揚柳葉狀，瘦橢圓葉狀，橫槓式的帽腳是宋代常見，大橢圓帽腳是明代官畫像中的典型，而唐宋官服，也沒有文禽武獸的方塊補服形制，根據唐武后則天皇帝延載元年規定，文武三品官以上，官服繡紋為：諸王繡盤龍、鹿，宰相繡鳳池，尚書繡對雁。十六衛將軍各衛不同，繡有麒麟、虎、鷹、牛、鶴、獅子、彘等，並繡文字於衣袍上，可能繡在官服的胸腹和背上，但未發現有方塊補服款式，明代也有一些沒方塊補，直接繡在官服胸腹背後

的唐宋舊制。

3. 復源公（圖四）、忠一、二、三、四公，洋十八公（皆正面），及鄉大實珙一公（圖五）、翼四公（皆正面）、懋二十七公（右八分）、君八公（正面）、君二十公（右八分）等，明代處士及鄉大實官像畫，這六幅處士像是明代常見的典型，處士依荀子的說法是「德盛者也，能靜者也，脩正者也，知命者也，著是者也。」處士如被官員擔保舉薦，有的也可致仕，他含有隱士、鄉賢，官家的長老或親屬，乃至該客的各種類型。所以處士畫像大都和藹平實，沒有正式官像的嚴肅官架，大抵都是飽讀詩書，思想通達，淡泊仕途的圓融模樣，也有處仕被保薦去實習做官，不適應而退職者，處士像一般也都與官像並列，不是普通人的肖像，處士的太太也都著紅袍官服，因此處士跟官員，應有些關係，而明中期與明末清初的處士官像特多，清中以後就無處士畫像了，可謂明代官像的特殊造型，也是官像中的時代風格，頗具意義。

鄉大實的名稱及官像畫，在一般大幅官像裡甚少見，周朝制度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，也有二千家或三千六百家為一鄉，鄉大實可能是鄉中舉行各種禮儀（如士冠禮、鄉飲酒禮、鄉射禮…等）的禮賓，儀禮鄭玄註中謂：童子任職為士，年二十，其父兄為加冠之禮。無論任職於諸侯或天子的士大夫家，都要行加冠禮，加冠禮完畢要見君（諸侯或天子）與鄉大夫、鄉先生。鄉大夫、鄉先生是鄉中長老，為卿大夫致仕者，（當過官的或推薦人才給朝廷的地方耆宿、退休官員）鄉大實則可能是鄉大夫、鄉先生之流，比較懂得各種禮儀規範制度流程的專家，一方面指導各種禮儀禮節的進行，一方面是禮儀的見證人或主司者，因此典禮完畢，主人需酬賓，大夫用束帛乘馬，天子諸侯以玉將幣，士束帛體皮（兩張鹿皮）。由此可知鄉大實是很有名望地位的鄉黨長者

像公字贊三安



▲圖九 安三贊字公像  
方頭大鬍子，看起來是個曠朗大量的人。

像公仁宏五十三傳



▲圖十 傅三十五宏仁公像  
紅線展帽頂，下加覆跳帽，也有可能是較涼爽季節戴的官帽。

像公仁維一十四遠



▲圖十一 遠四十一維仁公像  
維仁公有皇恩欽賜官服補朱黃色，也是一種特別的服制。

，周代儀禮中所稱的賓，應即是鄉大賓，依照蕭邑朱氏的鄉大賓官像畫，官服分別著有紫色、緋紅、藍色、綠色，代表著不同的官品等級，但官補禽紋卻都一樣，有待進一步考究。

4. 朱氏清代官紳像七十九幅，約可分幾個類型：

(1) 登仕郎官像：有維泰公、德珮公（圖六）、成山公、西有公、長庚公、應麟公、南燦公等七人，是正九品的官階，職務劃分有：校書、侍書、國子學正、部院司檢校、鴻臚署丞、上林典署、監候、司歷、營膳丞、各館局大使，京府照磨、贊禮郎、各府知事、各縣主簿…等，官服文補八、九品與雜職是鷓鴣（與鷓鴣）、練雀、黃鸝，蕭邑朱氏的登仕郎們，官像畫的是練雀。

(2) 迪功郎官像：有紹模公（圖七）、槐廷公兩人，迪功郎官階正八品，是明朝至清初的官階，乾隆時已改名修職郎，職務有國子

監丞、五經博士、行人、部院司照磨、通政司衛、按察司、運司知事、欽天監主簿，各部院衙門八品筆帖式、太常寺協律郎、太醫院御醫、縣丞、各州儒學學正、各縣儒學教諭、鹽課司大使…等，官服文補應畫鷓鴣或鷓鴣，鷓鴣雖然是常見的禽鳥，但官像畫正八品補服中並不十分明顯，鷓鴣(Troglodytes fumigatos)是三寸（10公分）左右的鳴禽，背羽赤褐（茶色），背至尾皆有橫細黑弧紋，胸腹白色帶褐黑弧短紋，又叫鷓鴣、桃雀，紹模公和槐廷公的文補一個是淡綠前圓後尖，一個是淡綠翹上的眉頭冠，明顯不一樣，大抵官服文補禽鳥都經圖案化，不是很寫實，故而有時不易識，尤其雲雁、白鸞、鷺鷥混淆、鷓鴣、鷓鴣、練雀、黃鸝也不太清楚。

(3) 太學生、國學生官像：太學生青馭公（圖八）、鼎茂公、起鵬公、觀顏公。國學生文灝公、

望之公、慶餘公、掄元公、之賜先生、琴臺先生等十人，太學與國學，在唐宋是有區別的，七品官的子弟得入國學，八品以下之子弟和庶民俊秀者得入太學，都是在京城讀書、應考，等待功名的，每月有生活津貼，定期考核，不適任者遣回，是京城裡的秀才。

(4) 黑緣紅圓頂帽官像：有贊字（圖九）、瑞生、文生、佐文、名遠、茂公、宗華、聖瑞、啓傑、宏春、瑞南、瑞仁、益顯、益仕、有忠、有箴、宗漢、世宗、渭先、隆宇、仲義、思德、杏占、德乾、西榮、汝聖、汝豐、汝增、慶元、長福公等三十人，這種官帽形制相同，但衣服顏色卻有綠、藍、黑、紫等色，黑色塗得很均勻而發亮，在官像畫中，有很多不同的黑色，官像畫不但是中國肖像藝術的精華，也是中國水墨與重彩的高度發揮。

(5) 紅圓頂下覆帽官像：尚賓、



▲圖十二 寧八十四清超公畫照  
乾隆嘉慶時代穿英國紳士帽服是很新潮的，大概是買辦或洋行老板之流。



▲圖十三 光耀公畫照  
這張紳士像加了清從九品候選巡政廳，可知紳士像與官像也是一體的。

靜遠、宏仁公（圖十）等三人，這種下覆碗帽，可能是屬於類武職公務員的帽式。

(6) 黑緣紅帽金飾頂官像：有瑞龍公（橙色袍、皇恩欽賜繡字補服）、邑庠生（地方秀才）仁夫公、天府公、錫蕃公、士松公、維仁公（圖十一）（橙色袍、皇恩欽賜繡字補服）、茂瑞公、茂先公、鼎成公、南相公、大唐公、小唐公、望溪公、松茂公、君大公、漢全公、愛棠公、品莊公（鄉大賈）等十七人，金頂飾繁簡不一，可能代表部門職務和等級不同，官制服應無任意紋飾，朱氏諸公金頂飾也有幾個類型規則。

(7) 士紳帽官像：有清超公的英文紳士帽像（圖十二），及寶書公、慶輝公、鳳亭公、以楠公、以棠公、以騰公、以坤、光耀公（圖十三）等九人，而國學生的之賜先生、琴臺先生也是戴瓜皮帽，光耀公則是從九品候選巡政廳，

清代士紳像，可能類似明代的處士像，但造型較呆板，覆碗帽、瓜皮帽或許是從蒙古、西北、東北遊牧民族的帽制演變而來，因為遊牧騎馬講求便捷，所以沒有漢官的頭腳蟬蝶，據載乾隆皇帝也曾接受漢人官吏的建議要採漢人傳統帝官服，命人造了冕旒寬袍帝服，終因族人反對，及不適騎射和無法塑造自己的建國新文化，而作罷。

## 肆、結語

由於筆者只收購到蕭邑朱氏宗譜的畫像卷，缺了行傳卷，而畫像卷進藏時裝訂已有脫線，加上此卷冊並無頁碼，因此秩序有些混亂，有待更進一步的追查研究，探討官像畫人文藝術、宗祖譜的資料收尋、地方誌、歷史、官職、禮制、風俗、風水、詞章

、書法、服飾、繪畫、顏料、紙絹材料、裱褙、面相……等，相關學問的涉獵也是必備的，這可謂是一門最深廣的中華文化藝術、人倫道德思想、乃至人類生命的意義、價值、永生的精神光輝，而我們卻在受膚淺、污害的現代資本民主西湖的衝擊下，把祖先累積百千年的主軸人文品鑽，當成破書爛冊給燒掉、撕掉、賣掉了，幸運的被歐美的研究機構，典藏於密室之內，據說美國的宗譜研究單位，還把收購來的宗譜藏在防震防炸防火的特造石洞內，千百年宗祖的人文精魂被禁錮於異國的洞窟內，而億萬不肖子孫，卻甘隨著外洋的流行庸俗文化、和政治、經濟炒作擺佈而沈沈浮浮；西方現代工商科技殖民化的人類生態，污染敗壞的自然環境和人倫道德，人們的物質享樂或許暫時不虞匱乏，但犯罪、暴亂四起，人心惶惶惴惴，既無生活的樂趣與高尚的人文品味，更無永續經營的生命責任，在此顛瘋、頹廢、狂亂的末世，我們重新來研究發揚官像人文藝術，讓幾千百年的先民生存生命，又活現於我們的心靈慧眼中，使我們在現代化的煉獄和冰冷的科技裡，拾回懷舊人性與歷史的借鏡，遙想古代的青山綠水、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詩書禮樂的封建秩序與生態人文，固然歷史不再重來，但我們每個民主精英，都如官像畫中的主角一樣，要來渡過我們地球性命，等待數十億年的一生，百年後，我們的知識份子、文化人、達官富豪，是否也能留了許多可歌可頌的個人或團體英勇事蹟，給後世的子孫研究呢？